五經稽疑

四

當書虞人晉師豈不益見主者之罪乎

杞伯姬來朝其子

諸侯之子代父而朝且不可矧從母乎公羊謂來朝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按此直書以示譏未見內辭彼誤無來朝讀之故有此說也

晉人執虞公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亡國之善辭也此義謂罪晉不罪虞也以經義

觀或不然虞滅不知何時此特執之耳若聖人苟不與滅當明書以示戒從而隱之何謂乎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諸傳皆以夫人為成風也按春秋夫人非成風也此蓋聲姜初至廟見不書姜氏關文也以經考之子氏文姜哀姜已祔于廟仲子別有宮而成風雖存何謂而廟見夫人之為姜氏無疑矣觀十一年陽穀之會

益信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侯卒里克殺奚齊奚齊未立故書曰殺其君之子不得與成君同稱也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然卓與奚齊皆驪姬出也又少于奚齊國人乃以為子耶蓋卓立踰年上下之分已明故書君書弑不然里克之殺奚齊為討罪是春秋賞其姦而與之辨豈理也哉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穀梁傳曰會于鹹兵車之會也盟于窮母衣裳之會也兵車會者四衣裳會者十有一按春秋書會盟皆一法耳或謂衣裳或謂兵車不知何所據也如傳云二會之外其他會更何名也

諸侯城緣陵

十三年春諸侯會于鹹左氏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及考前後經文未見王室之事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也杜當謂為杞謀不當云王室

也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氏謂季姬歸寧而公止之故遇鄫子于防而使之朝也先儒多宗其說按春秋内女適他國者必書曰歸于某季姬未先見于春秋而明年始書歸鄫豈得謂已嫁而歸寧哉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羊傳曰晦冥也又曰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

此說或非經義按晦月之盡日也有事未嘗不書如成十六年甲子晦晉侯及楚子戰于鄢陵是也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杜氏曰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月者嫌同日也按春秋無此義例事在一日何嫌于同必是文誤上書戊申朔此承上文當云日不當云月也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英項皆楚與國齊桓伐英滅項以報婁林之役承上

文故不再舉齊也與四年秋江人黃人伐陳義同如左氏云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季氏取項故書滅雖罪季氏然非魯史為國諱之義也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桓公沒羣公子爭立宋襄乘齊亂欲以圖伯帥三國之兵伐齊傳者不究其故謂伐齊納孝公也按經義或未然若納孝公則當書曰宋以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公子昭如莊九年魯納子糾之法也或書曰宋

公會伯衛人邾人伐齊師救齊昭八于齊如莊六
年魯齊陳蔡伐衛王人救衛衛朔入于衛之法也今
四國伐齊不見納孝公事蹟稍當議其幸桓之死而
伐其喪也不然孝公既納五月何以有鼷之戰
部子來朝
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防桓二年又取郜大鼎于
宋納于太廟郜之鼎邑俱歸于魯魯或別封之以為
附庸也以國未滅故書來朝與常文同公羊子謂失

往伐取也

狄伐鄭

鄭在畿內王所倚毗頹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伐鄭此蓋為叔帶謀也據左氏謂鄭人入滑王使如鄭請滑鄭不聽王怒遂以狄師伐鄭取櫟按入滑事在二十年夏五月王曷不於本年伐之而至是始出狄師耶蓋左氏見王出居欲文致其罪乃取楚史偽撰以實之若然經當明書天王使狄伐鄭以示其貶如取

欒經亦當書豈止曰狄伐鄭哉伐鄭果出王意是年冬王出居于鄭夫伐鄭而依鄭無是理也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傳謂夔不祀祝融與鬻熊楚滅之非其罪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按諸侯失國必名如吳滅胡子髡沈子盈之類是也今不名者夔子小國姓名又未通于中國故不名若非其罪則書滅意已見之矣

衛侯燬滅邢

與也故齊桓伐楚有事于曹衛而左氏於侵蔡則曰為蔡姬蕩舟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為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推尋事由毛舉細故非惟使二公攘夷安夏之烈闇然不彰而且被其瑣瑣之譏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公怒刺之左傳以楚人救衛不克而殺買則與經文相牴牾蓋刺買在前救衛在後

公是時懼楚未懼晉也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之役說者謂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夫及者以尊臨卑之辭非敗也入春秋以來諸侯相侵伐者多矣然皆為私計未有如城濮之戰尊王室安中國正夷夏之分雪會孟之恥使楚人不敢內侵者十有五年晉文之功偉矣誅意之說不亦矯枉過正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侯莒子盟于踐土

公穀諸儒俱謂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及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也蓋諸儒以此年有朝于王所之文遂附會其說稽之經文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至是未歸也踐土鄭地也時王尚居踐土何謂下勞乎及考首止葵丘之會王世子宰周公皆與焉春秋不為諱而獨于子虎諱之耶此晉文既獻楚俘合諸侯而謀納王也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晉侯城濮戰勝衛侯懼而奔楚既而自楚復歸于衛

或曰衛侯書名罪之也按春秋諸侯非失國不名言自楚則黨夷之罪自著不在書名以見也鄭字衍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氏謂河陽之狩晉文再致王孔子避致王之名改之曰狩按春秋是年晉文殺叔帶奉襄王還王城過河陽而講武焉諸侯從之公因朝于王所蓋河陽者

還王城所必由之路也謂之致可乎如左氏言皆于經先會後朝之義不合也

衛侯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元咺歸立公子瑕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及考經不著立瑕之文瑕必附咺咺既被戮瑕亦不免如士穀箕鄭父之類是也若瑕果立已踰三年尊卑之分既明安得稱元咺及瑕哉又安改其僭號而為公子哉瑕之罪雖不可考然篡立之事必無也

衛侯鄭復歸于衛

按經文衛侯歸于衛當在殺元咺之上此或傳寫之誤不然衛侯未歸叔武方攝衛事元咺誰為殺也若謂叔武殺元咺叔武賢者國且讓而大夫豈敢專殺予此足以證傳寫之誤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記者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命伯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按竹書紀年平王四十二年魯

德趙企明金吉父皆謂魯之郊不自伯禽始亦必有所據也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鄭圍衛又侵齊頻年騷繹中國晉使郤缺帥師敗狄于箕傳謂書人病晉以衰服即戎耳按春秋凡會盟戰伐書人非君也亦非命卿也晉僅而後勝乃貶不幸為狄所敗當何以書也

文公

昭子為穆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公穀皆得之其閔僖父子之說左公穀胡氏皆以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祖為昭穆祖父為喻固無可疑矣范甯不從其說乃以祖為莊親為僖謂文公以僖居莊之上揚士勛辨之已是但左氏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閔僖本同為穆但閔當在僖上今升僖於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

大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之類甚多蓋有關則書來告則書非特為王者之後而始書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三傳俱以成風為莊公之妾考之經文十年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與隱元年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一也比事而觀蓋為僖公之妾無疑矣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此天子厚禮諸侯之妾母其義自明傳謂來歸仲子

之賄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賄而王不
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賄罪在冢宰而不在
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賄咎在天王不在榮叔乎春秋
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
以是為正名分可乎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公羊曰晉襄公使狐射姑將處父止之襄公告射姑
射姑出刺處父于朝而走設有之當在襄公時何為

在襄公既葬之後乎如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華
元出奔晉則殺山者亦華元乎按樂正子記靈公幼
屢父謀于趙盾欲易之不克誅焉故稱國君與臣同
殺之詞也此說近是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杜氏曰猶者可已之辭此特一說耳春秋有同辭而
異議者如僖三十年免牲猶三望可已而不已也今
年閏不告月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也幸其不已者愛

禮存羊之意也

晉先蔑奔秦

左綿趙氏曰左傳以趙盾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秦以兵納之及雍將至盾悔而拒秦師故有令狐之戰而先蔑奔秦且襄公之卒於是期年晉始謀立君安也且初言先蔑如秦次言蔑將下軍蔑既逆雍于秦則必不在將兵之列既已將兵敗秦而又奔秦皆理之所無也

邾伯來奔

左氏曰邾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狗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邾邽來奔按朱儒未嘗為君春秋豈容以邾伯書而不名也邾伯事雖未詳其來奔必為國人所逼不名闕文

子叔姬卒

子叔姬卒左氏以為已嫁于杞遭出雖絶猶以恩錄若然當繫以國如邾伯姬之類是也今不繫以國公

曰諸侯五年兩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考之禮則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無五歲相朝之文五歲再相朝子太叔之言也非古也

四不視朔

文公四不視朔先儒謂以疾詐齊其說信然至六月已視朔矣鄄丘之會公亦不往乃使公子遂及齊侯盟何也以此知不視朝實以疾非詐也其後因循朝廟視朔之禮皆廢自此始

五經稽疑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五經稽疑卷六

明 朱睦㮮 撰

春秋

宣公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先儒以敬嬴之罪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夫魯之聲姜敬嬴穆姜俱在故三君之娶皆稱婦姜以別于君母所謂有姑之辭是也然敬嬴之罪豈於稱婦

姜二字足以顯之乎夫人氏不氏則文有衍縮爾非義之所在也

邾子來朝

豐氏曰按邾子之朝宣與滕子之朝桓同皆直書而罪自見或謂滕為仲尼貶其爵而邾子何以不貶乎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趙氏曰弑君者穿之手而盾之心也盾將弑而假手於穿穿盾族也受盾之賜惟驅是從是亦鷹鸇之用

爾彼欲得禽者豈鷹鸇哉捨盾而治穿穿固受惡無辭而盾之姦得免豈春秋討賊之義乎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隳窮惡之首而誅其心也其義甚明左氏引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其誣聖人而失良史之意甚矣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或曰公子宋弑其君而歸罪于歸生者何蓋歸生鄭之命卿秉國之鈞恃功驕恣不獲于君陽為畜老憚

之見者以與衛孫免侵陳耳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根牟者萊之屬邑也齊侯夏伐萊而秋取之特間一時爾故不再書齊也或謂魯取非是

楚子伐鄭

永嘉黃氏曰楚莊之立加兵于鄭凡四而兩書楚子說凡例者紛然蓋書楚子者君為將也書人者大夫為將也蠻夷猾夏何可褒而以書楚子曲生意義邪

齊崔氏出奔衛

四明豐氏曰三傳作崔氏傳寫之譌盖篆文天氏相近故殘缺而意補之耳今按石經子夏傳為正僖公二十八年左傳記崔天會戰城濮距此三十二年計天之齒僅五六十此時宜尚存爾而於此以為崔杼以族奔先儒皆從之然成十七年傳始言齊侯使崔杼為大夫距此二十年經於襄二十五年書崔杼弑君傳於襄二十七年言崔子縊計杼為大夫之時縱

使甚早亦必弱冠而後可以與於國政則奔衛之時
杼尚襁褓安能有偪高國之勢而以族奔邪其為崔
夭無疑矣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先儒謂徵舒之弑君不書名氏則不知禍亂何由而
生洩治之言何由而驗按春秋之討賊之法非盜者
闇者未有不書名氏不書則幸而免耳徵舒陳大夫
也豈盜闇之類可比耶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謂滕恃晉而不事宋以致宋伐按職方滕越齊衛而後至晉入春秋來滕未嘗通晉也此蓋恃魯而不事宋晉魯有亥豕之似左氏遂以為恃晉誤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先儒稱殺夏徵舒義也取其國惡也此一事也而臧否懸絕若此蓋就人字子字生義恐誤楚之殺徵舒

者正以為縣陳納叛之地也若果戡亂弔其民定其國而去孰曰不可今陳已亡而殺徵舒何益也胡氏謂假于討賊以縣陳信矣

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謂晉以衛之救陳來討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於是自殺衛人以說于晉而告于諸侯如此何以稱國殺也稱國殺君之意也否則孔達以一身而免衛之魚肉春秋必異其文以示褒也

戰也報宣十八年衛世子臧伐齊之役
公至自伐鄭
君之出入史必書之其不書者史失之也今成公伐
鄭歸飲于廟禮也傳以為危之蜀之盟何以不危之
乎其說蓋不可考也
新宮災三日哭
杜氏曰宣公之廟主未入故曰新宮按魯侯國宗廟
之建已久即宣公祔廟自有昭穆之次安得為宣獨

立宮也設為宣宮災三日哭此為得禮亦何用書以
新宮乃侈欲之奉所不當哭而哭者也
吳伐郯
先儒謂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
按四夷稱子乃成周之舊典也何以知之夫子嘗曰
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今之世反古
之道哉必及其身吳本伯爵今改為子可乎當是時
夫子秉周禮以律周人猶恐周人不服矧制度自己

出乎故曰四夷稱子皆成周之舊典非仲尼之制也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何氏以為文公年長故稱天王成公年少當須如父教子未當錫也是以為之張義而言天子賈逵又以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按經皆稱天王獨此稱子必傳寫之誤廬陵亦以前二解迂謬不可從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故春秋傳書之所以為戒也非賢伯姬以亂禮也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劉氏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晉楚之成也今楚不至魯衛是會何邪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邪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傳之言未足信也

齊商人弒舍罪均矣安得畧而不書邾又云會于戚討曹成公果討之安得更與同盟邾

宋魚石出奔楚

平公初立蕩澤作亂宋魚石奔楚傳謂澤與魚石皆桓之後也以同族懼而出奔按是時五大夫皆桓族何獨一魚石哉觀它日據彭城以叛則魚石黨澤之心可知矣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

之及必矣故胡氏得之此則下無日未有以辨久近
且三傳皆無貶文恐杜說亦可取
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諸夏之藩表得之以興失之以亡內外限界在
焉邑雖屬鄭險則關乎中國故城虎牢不繫鄭明虎
牢非鄭所宜有也按諸傳或謂不繫鄭為中國諱伐
喪也或責鄭僖不能守也及觀春秋大旨蓋城虎牢

列於國中矧與王臣盟乎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此襄公妾母也公羊本姒作弋不然此既稱定姒不

應哀公時復稱定姒當以公本為正姒字誤

莒人滅鄫

穀梁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

道也公羊亦云莒稱人者莒公子鄫之外孫蓋欲立

其出也先儒多宗其說獨陸氏不然謂定六年鄭滅

左氏謂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按子叔聘在元年豈隣國經七年始來報聘其間往來聘者亦多但非卿不書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諸侯不生名此名鄭伯者何以鄭伯如會而卒也一事故不得兩舉其名若曰鄭伯如會未見諸侯髡頑卒于鄆則髡頑又似一人矣亦非史體所以首志其名也穀梁傳以為弒也弒而書卒是春秋庇其逆賊

而不討豈理也哉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既失陳故為此會謀討不睦而左氏謂聽朝聘之數何邪悼公處同列猶執讌不盟國中豈以朝聘之數而僭命之邪其後會吳于柤亦以陳鄭叛之故

同盟于亳城北

同盟亳城謀楚也先儒皆以鄭服而盟及考左氏記盟誓之辭祇言十二國而無鄭何也蓋晉三駕之兵

皆為鄭出也一以公子貞公孫輒伐宋一以公孫舍之侵宋一以楚子鄭伯伐宋苟以此盟為鄭服而鄭何為又從楚有伐宋之師耶

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按劉幾內采地未有宋來聘魯而遠盟于幾內者也蓋下有劉夏之文誤增于劉二字爾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凡書弟者譏其兄不弟耳陳侯果不道黃當

鞅之叛不錮趙鞅而再錮欒盈此傳之可疑者晉為伯主豈應兩合十二國之君而制一奔臣此理之必無者也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伐巢及門而卒故書門于巢卒若曰吳伐楚過巢門于巢遏卒於義不順也三傳見其文奇遂謂吳子為巢人射死及考春秋惟魯事諱臣子不忍之義也於它國何諱焉此與鄭伯髡頑卒于鄛義同

月卒則即書閏月何害也杜氏之說或亦足據

吳子使札來聘

程氏端學曰四夷入聘史有常法諸儒以札讓國致亂春秋去其公子以貶乎按札讓國在聘魯十三年後孔子安得預去公子為貶乎春秋即此事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臧否也如楚公子弃疾殺其君虔而代之立是為靈王公子比自晉歸入楚殺靈王之子而代之立是為平王公子棄疾復殺比及其子而代之立是為昭王楚之亂賊莫甚焉春秋書楚子虔子比子干子皙之卒葬而不書公子棄疾之名其義可見矣公子黑肱以濫來奔公子黑肱之名不見於經傳其為人可知矣公子黑肱以濫來奔書法與公子瑕叔姬來歸同蓋亦內大惡諱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

十有二月

公羊穀梁經文皆無此三時

左氏傳曰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吳子使札來聘公羊穀梁經文皆無此三時杜氏之說或亦足據

程氏端學曰四夷入聘史有常法諸儒以札讓國致亂春秋去其公子以貶乎按札讓國在聘魯十三年後孔子安得預去公子而論他事之臧否也如楚公子弃疾殺其君虔而代之立是為靈王公子比自晉歸入楚殺靈王之子而代之立是為平王公子棄疾復殺比及其子而代之立是為昭王楚之亂賊莫甚焉春秋書楚子虔子比子干子皙之卒葬而不書公子棄疾之名其義可見矣公子黑肱以濫來奔公子黑肱之名不見於經傳其為人可知矣公子札不過讓國致亂春秋乃

去其公子以示貶何輕重之失宜乎

楚子使薳罷來聘

傳以志其姓氏為進之如公子午公子貞伐鄭俱書
氏族無乃亦進之乎蓋大夫姓氏通于中國則書否
則但書人而已

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按伯姬卒適與宋災同日葬在前而卒在後也災
既有日而伯姬蒙上文故不再舉日而非逮火而死